

一部全景式描写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史诗作品

黑雨

臭美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墨雨

莫美 / 著

东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墨雨/莫美著. -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5.11

ISBN 978-7-5063-8590-9

I. ①墨… II. ①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89564 号

墨雨

作 者: 莫 美

责任编辑: 田小爽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×240

字 数: 330 千

印 张: 24.5

版 次: 201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590-9

定 价: 3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CONTENTS

第 一 章	◆	001
第 二 章	◆	010
第 三 章	◆	021
第 四 章	◆	036
第 五 章	◆	043
第 六 章	◆	057
第 七 章	◆	063
第 八 章	◆	075
第 九 章	◆	086
第 十 章	◆	092
第十一章	◆	102
第十二章	◆	111
第十三章	◆	120
第十四章	◆	130
第十五章	◆	138
第十六章	◆	154
第十七章	◆	165
第十八章	◆	180

第 十 九 章	193
第 二 十 章	205
第二十一章	218
第二十二章	229
第二十三章	246
第二十四章	259
第二十五章	274
第二十六章	284
第二十七章	291
第二十八章	308
第二十九章	318
第 三 十 章	326
第三十一章	340
第三十二章	356
第三十三章	371
后 记	382

第一章

桐子树开花的时候，杨柳镇下了一场怪雨。

那年的桐子花，开得格外的热闹。房前屋后零零碎碎三五株桐子树，街旁河边一行一行的桐子树，山上漫山遍野的桐子树，远远看去，不见了树枝，不见了叶片，只见白晃晃的一片，全是花。雪白的花瓣不时飘落下来，妇人的头发上，牧童的肩膀上，还有牛背上，冷不丁就沾有一朵两朵三五朵桐子花。人啊，牛啊，狗啊，猫啊，就走在白白的花瓣之间。田野里，山坡上，不时有男子汉扯开嗓子，放声高唱：

桐子树开花一片白呀……

然而，一场怪雨，却使一片白变成了一片黑。

那雨，下得毫无缘由。

那天早晨，太阳还没出来，天空却是血淋淋的红。早起的人们，看到那血红的天空，便有一种新鲜感，还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。但只一壶烟的工夫，色泽便开始转淡，渐渐红色全部消退，天空灰不溜秋，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使人胸口闷闷的，好像喘不过气来。早饭时分，大朵大朵的黑云越过四方八面的山巅，挤集到杨柳镇的上空，然后慢慢地下沉，下沉，堆积到各家各户的屋顶上。忽然，“轰——”的一声，半空中响了一个大炸雷。炸雷由远而近，轰隆隆的在屋顶上一遍遍滚过。闪电撕开一道道口子，雨便瓢泼而下。

暴雨，狂风，搅着黑云，将黑夜带来。山峦、河流、道路、房屋，都隐没在黑暗中。大街上，几步远便看不清人。屋子里，不少人家点上了桐油灯。

雨越下越大，越下越急。啪啪，啪啪啪，暴雨疯狂地抽打着树枝，抽打着房屋，抽打着街道，抽打着杨柳人的心。老天爷可能打开了杨柳上空天河的闸门，让天河的水自由地倾泻。照这架势，不用多久，杨柳镇就会被淹没。

幸亏只有个多时辰，雨就停了，云也散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天空一片湛蓝。

人们从屋子里走出来，发现那白白的桐子花，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。桐子树露出了黧黑的树干，桐子叶也绿中发黑。

人们进而发现，那雨根本不是一般的雨，而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怪雨。那雨中可能含有墨，凡是黑色以外的东西，无论白衣服、红裙子，还是石灰粉过的墙壁，青石板中的白丝纹，只要沾了雨的，都留下了淡黑的痕迹。

两润堂的梅浩然先生，大雨一停，就出了门，张四科跟在后面。还是大雨下得正猛的时候，他就执意要上街看看。太太怕他淋雨得病，不准他去，长工吴思齐、张四科则挡住出路。他紧绷着脸往外冲撞，吴思齐伸开双手拦阻，说他先去看看，有什么事，再回来喊老爷。太太便说，好，思齐你快去。吴思齐戴个大斗笠，背着蓑衣走了。个多时辰了吧，吴思齐一直没回来，估计问题不会太大。

天上阳光灿烂，地上泥湿路滑。梅浩然穿着蓝长袍、青马褂，趿着一双油钉鞋，一步一步，小心翼翼地走着。不时遇到行人，或议论，或询问，白衣服淋黑了，红纸伞打黑了，雨为什么这么黑呢？梅浩然心里咯噔一跳：墨雨！莫非意象变成了现实？

到了街上，路面宽了，还铺了青石板，就好走了。梅浩然很快来到中树坪，走进梅家学校，在里面转了一圈，恰好下课，校长吴有如出来了。

“没有漏雨吧？”梅浩然关切地问。

“没有漏雨，也没有积水。”吴有如回答。

梅浩然点点头，便往外走，吴有如、张四科跟在后面。

“梅先生，”吴有如迟疑着说，“这雨，好像有点怪。”

“哦？”梅浩然回头看了吴有如一眼。

吴有如说：“这雨里好像含有墨，我们学校石灰粉的墙壁，淋了雨的，都是黑黑的。”

“哦——”梅浩然说，“淋湿了的缘故吧。晒几个太阳，干了，就白了。”

“我想也是。”吴有如笑笑。

走到镇公所门口，梅浩然停住了。他的目光，久久地停留在那对汉白玉石狮子上，那狮子黑不溜秋的，就像一对在煤堆里打过滚的丝毛狗。梅浩然心里一沉：这雨，还真有些怪了。

正呆着呢，外号叫张麻子的张怡中镇长戴着斗笠、打着赤脚回来了，后面跟着团防局长廖狗卵，还有一个本名张一书外号书落壳的无业游民。稍远一点，桂师公、张希龙、吴思齐等人也正朝镇公所走来。

“双江码头水淹了。双江街的水，过了膝盖，一些商户损失不少。两户人家还倒了房子。”

张麻子望着梅浩然，脸带歉意，仿佛那些损失是他造成的。

“没有死人吧？”

“谢天谢地，没有死人。”

“没有死人就好。”

张麻子脸上露出一丝笑意。

“没有死人就好。”

梅浩然又说了一句，笑笑，带头走进了镇公所的小会议室，看看，选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。张麻子取下斗笠，坐到梅浩然身边。吴有如、廖狗卵、桂师公、书落壳、张希龙等也进来了，或坐，或站，眼睛都齐刷刷望着梅浩然。他们你一句，我一句，都是有关这场怪雨的。先是说一些现象，什么什么黑了。然后是探究缘由及后果，怎么会下这样的雨，是什么兆头，书上有记载吗？还有人提出，这样的雨，应该称黑雨呢，还是应该称墨雨。老实说，这样的雨，梅浩然也是头一次见到，他虽博览群书，脑海中却没有半点印象。来的路上，有人问起，囫囵而过。坐在这里，又是这些人，再那样恐怕不行了。这时，他想到一个人，便问，你们去找过水晶阁的云来法师吗？廖狗卵说，找过，云来法师出去了。梅浩然说，这样的事，云来法师或许清楚些。廖狗卵说，你总有个看法吧。梅浩然也就笑笑，说，这雨，还是称墨雨为好。为什么会下这样的雨呢，我也不知道。至于是什么兆头，我想是什么都不预兆，因为这是一种自然现象。所有这些，据我所知，书上没有任何记载。梅浩然说完以后，望着他们，似乎书读少了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张麻子、廖狗卵等

人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又似乎有些不满意。

正沉默时，一个六十开外的矮小老人背着背篮走了进来。“各位，我送来了一个宝贝呢。”那人放下背篮，笑咪咪地打招呼。大家立马围了过去，只有梅浩然、张麻子还坐在那里。“啊——”廖狗卵惊叫一声，转头对梅浩然、张麻子说，“猫贩子送来一个大田螺呢，你俩也来看看吧。”梅浩然、张麻子也就起身，来到廖狗卵身旁。原来，篮子里装着一个大田螺，螺口有面盆大，螺身怕有两尺多长。只听这个大名张毛一，外号叫猫贩子的人说，田螺是他在杨柳河里打鱼时捞上来的，过了秤，整整一百三十六两，八斤半呢！

众人自然啧啧称奇。梅浩然看见那个大田螺，不由眼前一亮，但随即心头便掠过一丝阴影。他皱了皱眉头，说：“我们杨柳河，是条小河，能长出这么大的田螺吗？”

“你们仔细看，”猫贩子又说，“田螺壳上，还刻了字呢。”

众人一齐低下头去，确实看见了一些歪歪扭扭的划痕，像字，又不像字。

张麻子望望梅浩然，笑道：“梅兄，这是不是甲骨文？”

梅浩然摇了摇头。

吴有如说：“这些划痕，倒有点像外文。”

书落壳立马说：“这田螺，只怕是外国的，漂洋过海来到杨柳的哩！”

梅浩然斥责道：“不要乱讲。海水是咸的，河水是淡的。海洋生物在淡水里无法生存。”

众人便都不吱声了。

“这么大的田螺，如果运到长沙，肯定能卖到一个好价钱。”泰和商号的掌柜、张麻子的三崽张立言打破了沉默，不知他是何时来的。

张麻子横了张立言一眼。

“卖了，钱就只能给猫贩子，不如放到恒祥饭店，一锅煮了，尝个新鲜。”廖狗卵抬眼看了看猫贩子，“你刚才好像说是送来一个宝贝啊。”他把那个“送”字说得很重。

“是的。我是说送。”猫贩子说，“卖了呢，钱就捐给团防局；煮了吃呢，就喊我一声。”

“要得。”廖狗卵说，“难得猫贩子这么大方，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”

“噢，有问题。”桂师公往后退了一步。

“什么问题？”张麻子说，“桂师公，你莫讲鬼话哩。”

“十有八九啊——”桂师公说，“这田螺修炼到家，成精了，要到大海去，才降了这么一场雨。你们到上游去打听，肯定倒了大塘大坝。”

围在背篮旁的人不由自主地后退几步，好像那田螺真是什么精怪似的。

不知不觉间，会议室里挤满了人，大都是镇公所和团防局的，杨柳剧院的红春子也来了。张麻子皱了一下眉头。廖狗卵大声吆喝道：“看西洋景啊！走开，走开！”一边吆喝，一边往外推人。

梅浩然看看猫贩子，笑道：“我建议放生。你看呢？”

“好。”猫贩子背起背篮就走。

梅浩然又对桂师公说：“你也去。”

桂师公跟着猫贩子走了。

书落壳、红春子、张立言等人也跟着走了。

呆坐一会儿，梅浩然站起来，对张麻子说：“我到水晶阁去看看。”

张麻子说：“我也去。”

一行人走出镇公所，穿过中树坪，来到柳溪桥上。柳溪河里，墨浪翻滚，腥气袭人。不时有死猪死羊、树木杂草、小件家具漂流而下。黑色的波浪冲击着河岸，转弯水缓处，有人在打鱼，有人在打捞树木、家具。水还未退，中树坪那边不知何时塌方了，中字树露出了粗大的根须，树的一枝悬在河上，最低处快挨着水面了。放生还在那里进行。桂师公面向柳溪，笔直站着，双手合十，口中肯定还在念着什么。猫贩子把田螺递给桂师公，桂师公双手接过，在空中舞动一番，然后抛向河中。

“再不退水，”梅浩然皱着眉头，迟疑着说，“我担心中字树会倒。”

“我也担心。怎么办呢？”张麻子紧张起来了。

“用绳子拉，先用绳子拉住。”梅浩然说，“退水之后，马上修堤。”

“好。”张麻子说，“我来安排。你去水晶阁吧。”

梅浩然见张麻子安排得井井有条，便独自一人去了水晶阁。云来法师不在阁里。已是午饭时节，梅浩然肚子饿了，又与那些和尚尼姑非常熟悉，便坐下来，和他们一起用餐。

中树坪位于柳溪北岸，原来不叫中树坪，而叫杏树坪，因其长有一棵大银杏树而得名。这棵银杏树，明朝编的县志就有记载，说其主干要三个大人才能合围。北京几个植物学家来这里考察，说树龄至少在一千年以上。这树能进入县志，能引来植物学家的光顾，还不是因为其大，而是因为其造型独特。不知何年何月，何日何时，可能是一个炸雷，打在树干一丈多高的地方，使其一分为三。此后，树干还是箭直往上长，左右一枝则平直横长，到一丈左右的地方，又箭直往下，几乎着地。凡是看过这棵树的人，都说举世无双。清道光十六年，太子少保、两江总督陶澍回乡省亲时，来到杨柳，恰好离银杏树不远的柳溪桥落成，头人们便请他题写桥名并第一个过桥。陶澍站在桥上，看着银杏树，诗兴大发，当场赋诗一首。陶澍题写的桥名和所赋的诗，刻在桥上，至今还在。三年后，刚中进士的曾国藩，走亲访友来到杨柳镇，他多次站在柳溪桥上，望着这棵银杏树出神。朋友问他是不是想写一首好诗，盖过陶澍的，他只是摇头。一天上午，他和几位朋友在桥上站立良久，忽然叹道：“那是一个‘中’字啊！”朋友问：“什么‘中’字啊？”他指着银杏树，用手在空中一笔一画地写：“你们看那造型，想想地下的根，不就是一个‘中’字吗？”朋友们恍然大悟，连声称妙。慢慢地，便有人叫银杏树为中字树、叫杏树坪为中树坪了。从此，这里成了杨柳镇最有文化品位的景观，也成了杨柳人的骄傲。社会贤达在此商议，以柳溪桥为中心，上二十丈、下二十丈，向北二十丈，设一广场。广场周围陆续建了镇公所、警察所、团防局、厘金局、电报局、杨柳剧院、宝庆会馆、文庙、张家祠堂、梅家祠堂等公用建筑，还有泰和、恒祥等私人商号。广场对面，与银杏树对称的位置，建有一座七层宝塔。宝塔西几百步，建有一水晶阁，二三十个和尚尼姑在那里念经。中树坪一带便成了一个繁华的所在。杨柳街上的人，乡里上街的人，都喜欢到这里走走。中树坪已成了杨柳镇的象征，中字树则成了杨柳镇的灵魂。

梅浩然吃过饭，喝了茶，小憩片刻，便又来到中树坪。张麻子、廖狗卵正在那里指指点点，桂师公、张希龙、吴思齐、张四科、书落壳等，怕有百十号人，正在那里打桩子，绑绳子。中字树一丈开外的地方，埋了十多个大木桩。已有几十根苕麻绳子棕丝绳子，牢牢地缠绕在中字树和木桩上。梅浩然挨个摇摇已经打好的木桩，压压绑好了的绳子，感到很是牢实，就微笑着

点头鼓劲：好，很好。

书落壳看见梅浩然心情好，嘻嘻笑道：“杨柳街上的绳子都用光了。连抬灵用的柩索都派上了用场呢。”

梅浩然倏地敛了笑容，狠狠地横了书落壳一眼。

众人面面相觑。

“你个烂嘴巴，”张四科边绑绳子边骂，“你硬是想赚打了。”

书落壳望望众人，又望望梅浩然，轻声说：“你敢。”

“那好，我一个耳巴子抽死你。”张四科倏地起身，扑向书落壳。

“四科！”

梅浩然轻喝一声，张四科立马刹住。

书落壳低下了头。

“下次，下次我硬要一个耳巴子抽死你。”

张四科余怒未消，狠狠地剜了书落壳一眼，退回原处干活去了。

太阳偏西的时候，所有的木桩都打好了，所有绳子都绑好了。张麻子一个一个验收认可，便收工了。

梅浩然和张麻子还没有走，他们站在柳溪桥上，看看柳溪河，又看看中字树。河水明显退了，又没出现新的塌方。他俩认为，即使再崩一点土下来，甚至崩到中字树树干的位置，中字树也不会倒了。

然而，一切都是徒劳。

半夜过后，老天爷补了一场暴雨，另加一阵飓风，中字树，还是倒了。黎明时分，有人沿河打鱼，发现中字树横躺在柳溪桥前。于是，树倒的消息就像飓风一样，迅速扫遍了杨柳镇。梅浩然近来睡眠不好，还在床上睡回笼觉。出门不久的吴思齐，心急火燎赶回家里，推开了梅浩然卧室的门。

“老爷，老爷，不好啦，不好啦！”

梅浩然一挺而起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中树坪，中树坪，”吴思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“那棵树，中字树，倒了！”

梅浩然蒙了，沉默良久，才说：“你，看到了？”

吴思齐点点头：“看到了。好多人在看。”

梅浩然呆呆地坐在床上，不言不语。

吴思齐说：“老爷，您去看看不？”

梅浩然摇了摇头，又摇了摇头。

杨柳镇下了一场墨雨的消息，很快传遍了平安县，并传到了省城。《大公报》还刊了一则简短的消息。几天之后，长沙一位声名远播的绅士吴辉先生，在《大公报》上发了一篇文章，提及杨柳镇的墨雨，说“天雨墨，为灾象”。

杨柳镇的人们，自从天降墨雨之后，便有一些猜测和议论，德高望重、学识渊博的梅先生虽有过一些解释，但并不使人如意，不能消除人们的疑惑。据说有人还怪了梅浩然，说墨雨是他引来的，因他的书斋名就叫墨雨斋。不安和恐惧原本就在悄悄生长，经吴辉先生这么一说，便陡然疯长起来。

张麻子很快组织了两场规模空前的祛灾法事。

水晶阁的云来法师，自家人手不够，请来方圆几十里百多和尚尼姑，作了七天水陆道场。杨柳人信佛的不多，但天生爱凑热闹，两个人吵架都可以看半天，因此围着坛场转的人也就不少。木鱼声声，经声阵阵，给杨柳镇增添了不少热闹与祥和。

桂师公主持打的平安醮，更是热闹非凡。杨柳人大多信仰梅山教，师公子多，桂师公一发动，就召集了上百人。醮事只有一个坛场，就设在中树坪。但全镇村村寨寨都参与了，中树坪可说是人山人海。桂师公请的神很多，从太上老君到山神土地，大概有几十个，甚至上百，连桂师公他们那些师公子都说不准确。但供奉的主神只有一个叫张五郎的倒脚菩萨。那菩萨双手撑地，双脚朝天，脑壳上曲，露出脸部，紧锁嘴唇，圆睁大眼。梅浩然多次参与这样的醮事，总觉得作为万人供奉的神，这样的形象不够端庄，有点滑稽。但千百年来民众信仰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

桂师公确认诸神已到中树坪之后，梅浩然作了一个简短的颂词，核心内容是，外方妖孽，意欲侵扰本土，降下墨雨，扰乱民心，恳请梅山祖师张五郎，速发五路猖兵，挨村挨寨，挨家挨户，驱除妖孽，保我杨柳平安。

梅浩然作完颂词，便往外走。其实，杨柳镇的醮事，可以说是一个民间

娱乐的大集会。舞龙的、舞狮子的、唱傩戏的，各搞各的，很多人并没有听桂师公在那里唱些什么，梅浩然在那里说些什么。书落壳带着几个人，在那里比赛倒立，像张五郎一样，双手撑地，双脚朝天，只是双手移动，以保持平衡。但一般都只能移走几步，就倒下了。倒立，并非常态，能持久吗？梅浩然笑笑，走了。

五路猖兵挨村挨寨、挨家挨户驱除妖孽的任务，自然就是由那些师公子和舞龙狮、唱傩戏的人去完成了。他们到坛场接了神灵，领了符篆，各自回村，挨家挨户舞一番，唱一阵，贴上平安符篆，就驱除妖孽、万事大吉了。

杨柳人爱干净、爱乖态，大雨之后，法事期间，各家各户都大搞卫生。洗衣服、抹窗子、冲街道，这些都不难。最费功夫的是弄墙壁。有的要涂几次石灰水，有的干脆重新粉刷，弄得一时石灰紧俏，价格猛涨。镇公所门口那对汉白玉石狮子，费了好几担皂角水，反复洗刷，最后还是没有完全洗干净。

第二章

两润堂位于杨柳镇北面的一座小山下，离中树坪大概两里多路，建于道光年间，房子小，院子大。房屋仅一四合小院，一天井，一大堂，十余间房子，但雕梁画栋，非常精美。屋前屋后，植有形态各异的梅花，还有几树杨梅。开花的时候，红的一片，白的一片，黄的一片，煞是好看。房屋堂名取自《大学》“德润身，富润屋”，最初由梅浩然祖父自己书写，后来曾国藩来到杨柳镇，对这堂名赞不绝口，祖父便请曾国藩赐一墨宝，曾国藩未作推辞，凝神运力，写下三个力透纸背、中规中矩的楷体大字：两润堂。

祖父读书不多，却在二楼辟了一间像模像样的书房，只是没取斋名。梅浩然小时候听父亲和祖父议过这事，说如果要挂斋名，一是书要读出个名堂，二是斋名要取出品位，三是要有名家书写。否则不如不挂。梅浩然考上秀才之后，觉得条件基本具备，便取名为“墨雨斋”，并请吴辉先生书写。祖父、父亲都很高兴。

做了道场打了醮之后，杨柳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梅浩然的心却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。他很少出门，多半待在书房里。很多时候，他就是呆呆地望着“墨雨斋”几个字出神。

“墨雨斋”那几个字，仙风道骨，潇洒飘逸，应是吴辉先生写得最好的作品之一。

吴有如初次走进墨雨斋时，目光在这三个字上停留了很久，但他并未就吴辉先生的书法作任何评论，只是提出了斋名问题。他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梅先生，我才疏学浅，搜索枯肠，也未找到‘墨雨’二字的出处。只知《红楼梦》中有人名‘墨雨’。不知你这斋名是否与此有关。”当时，梅浩然只是淡淡地

笑笑：“无关，完全无关。”吴有如也就未再深究，而是点点头，又点点头，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：“哦，知道了。”

“墨雨”二字字意浅显，梅浩然取这二字作为斋名的用意，吴有如应该是懂了。但要懂得那么深透，却也未必。

在平安县，特别是在杨柳镇，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，一个是被人称为“天下第一人才”的陶澍，一个是被人称为“天下第一完人”的曾国藩。两人老家距杨柳镇虽然都有百十里，但两人都到这里来过，在这一带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。据说，陶澍的父亲曾在杨柳镇教过几年私塾，十岁左右的陶澍跟随父亲在这里读书。双河口一油榨坊开业，那副“榨响如雷，惊动满天星斗；油光似月，照亮万里乾坤”的对联，就出自陶澍之手。故事当然要曲折得多，动人得多，百余年过去了，如今还是妇孺皆知。现在，那个油榨坊还在，那副对联还在。但对联显然不是陶澍当年的亲笔，而是后人根据陶澍的笔迹模仿出来的，因字里行间全无半点稚气。细伢子的字不可能写得那样老道。曾国藩高中进士之后，几次来到杨柳，探亲访友，留下了不少佳话，还留下了一些墨迹。那些墨迹如今还在，有的珍藏在家里，有的刻在木板上，挂在家门口。陶澍、曾国藩的事迹，无声无息地影响着这一带的人，特别是激励着那些读书人奋发图强、建功立业。梅浩然从小就是在陶澍、曾国藩的故事里长大的。他三岁发蒙，七岁便能作文，老师夸赞他大有陶澍之风。他考中秀才后，便大胆地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“墨雨斋”，希望自己只要一提起笔来，便墨如雨下，大块锦绣文章顷刻而就。那将是何等的快意啊！他经常微闭双眼，想象那墨雨纷飞的样子，那可真是一种至美的享受。可惜，他两次乡试没有中举，清政府便取消了科举。更没想到，锦绣文章没作几篇，却引来一些怨气。

说实在的，天降墨雨，梅浩然本人也不相信完全不预兆什么，或多或少总会预兆一点什么东西吧，并且他隐隐觉得绝不是什么好的预兆。猫贩子捡的那个大田螺，尽管杨柳人有两种议论，他还是倾向为不祥之兆。中树坪那棵千年银杏一倒，他简直觉得大祸即将来临。镇里有人悄悄议论，杨柳镇有一棵“大树”要倒，不是张麻子，就是梅浩然。如果墨雨真的预兆什么，或者说杨柳镇真有什么灾祸发生，做个道场打个醮是不起什么作用的。他本人

倒不害怕什么，快六十岁的人了，要倒就倒，况且自己并不是什么大树。他最担心的，就是灾祸降临到两个崽身上。他家三代单传，到他这里，终于生了两个虎头虎脑的崽。他自然是精心培养。大崽思德高中毕业后，又到广州念了黄埔军校，如今已是连长了。细崽思贤大学毕业后，也到了广州，不过进的是什么农民运动讲习所。近些日子，他隐隐有些担心，不知道思德所在的国民革命军前景如何，更不知道思贤做些什么事。张麻子的二崽立功和思德是同学，也在国民革命军，也是连长了。前几天，张麻子兴冲冲地告诉他：立功来信了，说北伐已成定局，只是个时间问题，估计就在夏秋进行。好像是什么天大的喜事似的。梅浩然知道，张麻子的想法很简单，也很现实：思德、立功他们已是连长，北伐成功，他们肯定会升官啊。梅浩然自然也这么想过，但想得更多，老实说，很多东西没有想清。

想到这里，梅浩然觉得应该到省城长沙去一趟才行，去会会吴辉先生，了解了解情况，顺便问问哪本书上有关于墨雨的记载。

吃过早饭，梅浩然带着吴思齐来到双江码头坐船。

杨柳镇四面环山，中间一片掌平的土地，约摸五六千亩，人称杨柳田垌。杨溪和柳溪，从西南和西北蜿蜒而来，在田垌中央汇合，再朝东蜿蜒而去。两河汇合后，便叫杨柳河，水面怕有二三十丈宽。在此乘船，可到平安县城，再到湘潭、长沙，再到岳阳、汉口。

杨柳镇水运发达。方圆百里需要外销的物产，稻谷啦，面粉啦，桐油啦，锑品啦，生铁啦，煤炭啦，毛边纸啦，民众需要而本地不产的生活物资，洋布啦，洋油啦，洋碱啦，无一例外都是水路进出。杨柳河上，从早到晚，只见船来船往。

双江码头是杨柳镇最大最方便的码头。杨柳镇要出远门的人，外地来杨柳镇做生意的人，几乎都从双江码头进出。

几天前，梅浩然前来双江码头商定乘船事宜，本想单租一船，恰逢邻县的朱先生要去长沙，还要去汉口和上海，便约定同船坐到长沙。梅浩然走到双江码头时，见朱先生已在那里散步，连忙拱了拱手：“哎呀，朱兄，你先到了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”朱先生也拱了拱手：“梅兄，别这么说，总有